

乔熏不知道，是不是出轨的男人，都有两部手机。

陆泽洗澡的时候，他的情人发来一张自拍。

那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儿，长相清秀，却穿着与年龄不符的贵气衣裳，所以显得有些局促。

【陆先生，谢谢您的生日礼物。】

乔熏看了很久，直到眼睛泛酸。她一直知道陆泽身边有个人，只是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女孩子，心痛之外她也惊讶丈夫的喜好。

她想，真是抱歉，看见了陆泽的秘密。

背后传来浴室门拉开的声音。

片刻，陆泽带着一身水气出来，雪白浴衣包裹着壁垒分明的腹肌和结实的胸膛，英挺性感。

“还要看多久？”

他抽掉乔熏手里手机，睨她一眼，便开始穿衣服。

他的神情间，没有一丝被妻子戳穿的窘迫。乔熏清楚，他的底气来源于经济，因为乔熏是被他养在家里的，即使婚前她也曾是国内知名小提琴手。

乔熏没跟他计较那张照片，她也计较不起。

看出他要出门，她连忙开口：“陆泽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”

男人慢条斯理地扣好皮带，看向妻子，大概是想起方才她在床上逆来顺受的柔弱姿态，不禁哼笑：“又想要了？”

但这亲昵，也不过是狎玩。

他从未将这个妻子放在心上，只是因为一场意外，不得不娶罢了。

陆泽收回目光，拿起床头柜上一块百达翡丽男表戴到手腕上，语气浅淡：“我还有五分钟时间，司机在楼下等着了。”

乔熏猜到他去哪，眼神一暗：“陆泽，我想出去工作。”

出去工作？

陆泽扣好表带侧身看她，看了半晌，从衣袋里掏出支票簿写下一组数字，撕下来递给她：“在家里当全职太太不好吗？工作不适合你。”

说完，他就要走。

乔熏追过去，姿态放得很低：“我不怕辛苦！我想出去工作……我会拉小提琴……”

男人没有耐心听下去。

在他心里，乔熏就像是一株依附人的柔弱菟丝花，让人养习惯了，根本不适合抛头露面更吃不了苦。

陆泽抬手看了下表：“时间到了！”

他不带留恋地离开，乔熏留不住他，只在他握住门把时抓紧着问：“周六我爸爸过寿，你有时间吗？”

陆泽脚步一顿：“再看吧！”

门轻轻合上，一会儿楼下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，渐行渐远。

几分钟后，佣人上楼。

她们知道先生太太感情一般，于是当了个传声筒：“先生要去H市几天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。另外，刚刚公司送来一批先生的换洗衣物，太太，是送洗还是您亲自手洗熨烫？”

乔熏跪坐在沙发上。

半晌她才回神，轻声说：“手洗吧！”

因为陆泽不喜欢干洗的溶剂味道，所以陆泽的所有衣服，包括西装大衣，几乎都是乔熏手洗然后熨烫。

除了这个，其他方面，陆泽要求也高。

他不爱吃外面的菜，他不喜欢卧室有一丝杂乱。乔熏便学了烹饪、整理、插花……她逐渐成为完美的全职太太。

她的人生，也几乎只剩下陆泽。

但陆泽依然不爱她。

乔熏低头，注视着那张支票。

去年她娘家倒了，哥哥被指控人在看守所，她的爸爸突发疾病每月所花都不止十万，每次回家沈姨都抱怨她从陆泽这里拿得太少。

“他是陆氏医药集团总裁，身家千亿……乔熏你跟他是夫妻，他的难道不就是你的吗？”

乔熏苦笑。

陆泽的怎么会是她的？

陆泽不爱她，平时对她很冷淡，他们的婚姻只有性没有爱，他甚至不允许她生下他的孩子，每次同房他都会提醒她吃药。

对，她得吃药。

乔熏摸到药瓶，倒出一颗木然吞下。

吞完药片，她轻轻拉开一个小抽屉，里面是本厚厚的日记本，翻开全是18岁的乔熏对陆泽满满的爱恋——

六年，她爱了他整整六年！

乔熏蓦地闭上眼睛。

乔熏没等到陆泽回来，周五晚上，乔家出了大事。

有消息递出来，乔家长子——乔时宴，因为乔氏集团的经济案，可能要判十年。

十年，足以摧毁一个人。

当晚，乔父急性脑出血入院，情况很危急需要立刻手术。

乔熏站在医院过道，不停给陆泽打电话，但是打了好几次也没有人接。就在她放弃时，陆泽给她发了微信。

一如既往，惜字如金。

【我还在H市，有事的话找秦秘书。】

乔熏再打过去，这一次陆泽接听了，她连忙说：“陆泽，我爸爸……”

陆泽打断她。

他的语气带着一丝不耐：“是需要用钱吗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急用钱的话就找秦秘书……乔熏，你在听吗？”

乔熏仰头望着电子屏幕，表情怔怔的，那上面正在放新闻。

【陆氏医药集团总裁，为博红颜一笑，包下整个迪斯尼放烟花。】

满天璀璨烟花下，

年轻的女孩儿坐在轮椅上，笑得清纯可爱，而她的丈夫陆泽，站在轮椅后面……他手里握着手机正与她通话。乔熏轻轻眨眼。

良久，她声音带了一丝破碎：“陆泽你在哪儿？”

对面顿了顿，似乎很不高兴她的查岗，但还是敷衍了句：“还在忙，没事的话我挂了，你跟秦秘书联系。”

他没有察觉她快哭的语调，但他低头望向旁人的目光……很温柔很温柔。

乔熏眼前一片模糊——

原来，陆泽也有这么温柔的样子。

背后，传来继母沈清的声音：“跟陆泽联系上没有？乔熏，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找陆泽帮……”

沈清的话顿住，因为她也看见了电子屏幕上的一幕。

半晌，沈清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：“他又去H市了？乔熏我就不信，当年陆泽昏迷，这个叫白筱筱的女的拉个小提琴就把人唤醒了？即使真是这样，有这样报答的吗？”

“你的生日他都记不住！”

沈姨越说越气，再想想乔家处境，不禁掉下眼泪：“但是乔熏……你可要拎拎清，别在这个时候跟陆泽闹。”

乔熏握紧手掌，指甲掐进肉里，可她感觉不到疼痛。

跟陆泽闹？

她不会的，不是因为她这个陆太太识大体，而是因为她没有资格。

不被爱的妻子，名分只是形同虚设！

她凝视着那漫天的烟花，很轻地说了句：“这么多烟花，一定要花很多钱吧！”

沈清不明白她的意思。

乔熏垂了眸子，开始拨打秦秘书的电话。

深夜，扰人清梦，总归让人不快。

秦秘书跟在陆泽身边久了，地位超然，况且她也知道陆泽对这个妻子不在意，于是在听说了乔熏的来意以后，语气凉薄又咄咄逼人。

“陆太太您得先申请，让陆总签字，才能拿到支票。”

“就像您身上的珠宝，也是需要登记才能使用。”

“陆太太，我的意思你明白吧？”

乔熏挂了电话。

她低着头很安静，半晌，她抬眼看着玻璃中的自己……轻轻拍了手。

纤细的无名指上，戴着结婚钻戒。

这是她身上，唯一不需要向陆泽申请，不需要向他的秘书登记报备的东西……她这个陆太太当得多可悲！

乔熏恍惚地眨了下眼，低道：“帮我找个人，把婚戒卖了！”

沈清呆住：“乔熏你是不是疯了？”

乔熏缓缓转身，深夜落寞的大厅，她的脚步声都是孤独的……走了几步，乔熏顿住身形，轻而坚定地说：“沈姨，我很清醒！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过。”

她要跟陆泽离婚。

三天后，陆泽回到B市。

傍晚，暮色四合，锃亮的黑色房车缓缓驶进别墅，停下熄火。

司机给开了车门。

陆泽下车，反手关上后座车门，看见司机要提行李他淡道：“我自己提上去。”

才进大厅，家里佣人就迎了上来：“前几天亲家公公出了事儿，太太心情不好，这会儿在楼上呢！”

乔家的事情，陆泽已经知道。

他心里带了些烦闷，提着行李上楼，推开卧室门，就见乔熏坐在梳妆台前整理物品。

陆泽将行李放下，拉松领带坐在床边，打量妻子。

结婚后，乔熏一直很喜欢做家事，收纳整理、做小点心……若不是她顶尖的脸蛋和身材，在陆泽心里真跟保姆没什么两样。

好半天，乔熏没有说话。

陆泽出差回来也有些累，见她不说，他也懒得说……他径直走进衣帽间拿了浴衣去了淋浴间，冲澡时他想，以乔熏那样软弱的性子等他冲完澡出来，她大概早就消气帮他收拾行李，然后继续当个温软的妻子。

他这么笃定的……

所以当他走出浴室，发现他的行李箱还在原处时，他觉得有必要跟她谈谈了。

陆泽坐到沙发上，随意拿了本杂志看。

半晌，他抬眼看着她说：“你爸爸的病情怎么样了？那晚的事情……我已经责备过秦秘书了。”

他说得轻描淡写，很没有诚意。

乔熏放下手里的东西，抬眼，跟他在镜子里对视。

镜子中的陆泽，五官英挺，气质矜贵。

一件浴衣，也被他穿得比旁人好看。

乔熏看了许久，直到眼睛都酸涩了，才很平静地说：“陆泽，我们离婚吧！”

陆泽明显一愣。

他知道那晚的事情乔熏肯定是不高兴了，后来他知道乔家出事也在第一时间让秦秘书赶去医院了，只是乔熏没有接受。

这是她第一次违背他，过去她都很柔顺。

陆泽侧身从茶几上拿了烟盒，从里面抖出一根来含在唇上，低头点上火。

片刻，薄薄烟雾缓缓吐出。

他淡声开口：“前几天你说想出去工作，怎么……才过几天你又闹离婚？”

“陆太太当久了，想出去体验生活？”

“乔熏你出去看看，外面多少人拿几千工资都要加班加点、看人脸色，乔熏，你住着 2000 平米的别墅当着陆太太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

他的语气无情又凉薄。

乔熏终于忍不住了，她颤着嘴唇恍惚一笑：“陆太太？有我这样的陆太太吗？”

她忽然起身，将陆泽拉到衣帽间，哗的一声拉开柜门。

里面是一整排首饰柜，但全都是上了密码锁的。

乔熏不知道密码，这些归秦秘书管理。

乔熏指着那些，笑得自嘲讽刺：“有哪家的太太哪怕用一件珠宝，都需要向丈夫的秘书报备登记，有哪家的太太用每一分钱都要向丈夫的秘书写申请单，有哪家的太太出门，身上连打车的钱也没有？陆泽，你告诉我，陆太太就是这样当的吗？”

“是，我家倒了，你每月会补贴给我十万。”

“可是，每一次接过支票，我都觉得自己就像是廉价的女人，只是供人发泄过后的恩赐罢了！”

陆泽冷冷地打断她：“你是这样想的？”

他轻轻捏住她的下巴：“有像你这样不懂取悦男人的廉价女人吗，连叫都不会，只会像小奶猫一样乱哼！想要离婚？……你觉得你离开我，能过什么样的生活？”

乔熏被他捏得生疼，抬手想把他拨开……

下一秒，陆泽捉住她的手，目光冰冷盯着她空空的无名指：“你的婚戒呢？”

“我卖了！”

乔熏语气悲凉：“所以陆泽，我们离婚吧！”

这句话几乎耗尽了全部的力气，陆泽是她爱了六年的男人，如果没有那个夜晚，如果没有看见那漫天的烟花，或许她还会自缚在这段没有爱的婚姻里许多年。

可是她看见了，她不想跟他过了。

或许离婚以后，会比现在要苦，会像陆泽说的那样为了几千块看人脸色，但是她不后悔。

乔熏说完，轻轻抽开自己的手。

她拖出一个行李箱，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……

陆泽脸色难看，盯着她孱弱的背影，他从未想过乔熏会有这样叛逆的一天，竟然这样义无反顾地说要跟他离婚。

他心头升起一股无名火。

下一秒，乔熏被他抱了起来，快走几步把她扔到了床上。

陆泽修长身子压住她。

他的脸紧抵着她的，眼睛对着眼睛、鼻尖顶着鼻尖，灼热而浓烈的气息萦绕在彼此之间。

半晌，他的薄唇移到她耳后软肉危险轻喃：“你跟我闹，不就是因为白筱筱？乔熏，坦诚一点不好吗？这个陆太太不是你处心积虑得来的吗？怎么……现在不想当了？”

乔熏在他身下颤抖。

直到现在，他还认为当年的事，是她做的。

或许是因为身体的接触，又或许是因为她柔弱的姿态，总之，陆泽忽然就来了兴致，他盯着她的眼神染上深意，随即就捏着她的下巴跟她接吻，一手探过去松开她身上的真丝睡衣。

乔熏很美，身子更是晶莹剔透。

陆泽不碰还好，若是碰了没有两三回是绝对收不了手的，他吻着她细嫩的脖子，将她双手按在身子两侧，十指相扣。

他在床第间向来强势，乔熏往往反抗不了，都是由着他的性子来。

但现在他们要离婚了，怎么还能做这种事情？

“不行，陆泽……不行……”

女人声音震颤，在床第间显得尤其柔弱，如墨乌发更是铺了满枕，美得让人想撕碎占有。

陆泽抵着她软嫩的红唇，肆意侵占，一边说着不干不净的话：“我们还是合法夫妻，怎么就不行了？每次弄你你都不行，但是哪次是真不行了……嗯？”

他箭在弦上、不得不发。

何况，乔熏在他身子底下一副软玉温香，即使陆泽不爱她，但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喜欢这副身子的。

他理直气壮，正要占有。

乔熏手紧抵着他的肩，气息微乱：“陆泽，这几天我没吃药，会怀孕的。”

闻言，陆泽停了下来。

他再怎么想要，也没失去理智，在他跟乔熏的这段婚姻里他并不想弄个孩子出来，至少现在他没打算要。

半晌，他嗤笑出声：“看来这几天你想得挺多！”

她这点儿反抗根本入不了他的眼，陆泽一手撑在她身侧，另一手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拿了个未拆封的小盒子出来，上面印着三个英文字母。

正要拆开，手机响了！

陆泽没管，单手拆着小东西，俯低了身子跟乔熏接吻，乔熏不肯摆动着脑袋想挣脱他……手机铃声持续响着。

终于，陆泽不悦地接起来。

对面是他的母亲陆夫人。

陆夫人语气淡淡：“陆泽，你奶奶不舒服，你回来看看她！对了，把她也带过来，你奶奶说想吃她做的莲藕粉糕。”

约莫是老的小的，陆夫人都不喜欢，所以态度冷淡。

陆泽一手按着乔熏的身子，黑眸居高临下睨着她……他似乎是斟酌了下，跟手机那边说：“我一会儿就带她过来。”

挂上电话，他起身更衣：“奶奶病了，想见见你……你就是想闹也等回来再说。”

乔熏无力瘫软在床上，半晌，她亦起身默默更衣。

陆泽拉上裤链后，睨一眼乔熏纤细的背影、还有床头那一盒未拆的杜蕾丝，薄唇微抿了下先出去了。

乔熏下楼时，陆泽坐在车里吸烟。

此时天际只剩最后一丝暮色，光线昏黄暗哑。

乔熏穿了件白色真丝衬衣，下面配了条同样面料的黑色长裙，长及脚裸，只露出一小截雪白纤细的小腿，晶莹剔透的。

她想坐后座，陆泽打开副驾驶车门：“上车。”

乔熏没得选择，默默上了车。

黑色宾利缓缓驶出别墅大门，陆泽单手握方向盘，专注看着路况，偶尔看后视镜时会睨一眼乔熏。

结婚三年，乔熏极少坐他的车，现在想离婚自然不想说话。

两人都沉默，

半个小时后，车子驶进半山一处庄园别墅，黑色雕花大门打开时，整间别墅的灯光亮起，宛如白昼。

车停下熄火，陆泽侧身注视乔熏：“奶奶身体不好，受不了刺激，你知道该怎么说。”

乔熏打开车门，声音冷漠：“你放心。”

陆泽盯着她的背影一会儿，下车快走几步，捉住了乔熏的手。他能感觉到她的抗拒，随即他就拽紧她的手掌：“别忘了你刚说的话。”

乔熏手指微蜷，总归没再挣开。

大厅里，陆夫人正候着他们，看见他们牵手进来不禁微微蹙眉，但随即就淡声说：“郝医生才走，你们去看看。”

说完，她看着乔熏。

乔熏叫了声妈，好半天，陆夫人才勉强应了声。

若是平时乔熏必定失落，但现在她连陆泽都不在意了，又怎么还在意这个……耳边传来陆泽的声音：“我们去看望奶奶。”

进了卧室，果真老太太身子不爽利，歪在床边直哼哼……看见陆泽带着乔熏过来一双老眼立即亮起来：“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将我们小熏盼来了。”

陆泽把人往前一推。

他倾身贴着老太太的耳说：“知道您身子不痛快，这不把人给您带来了。”

老太太笑眯了眼。

但她却佯装听不清楚，伸长耳朵大声问：“什么？你跟小熏在造孩子？……陆泽，还是造孩子要紧，我一把年纪了不打紧的。”

明知道老太太故意，陆泽还是睨一眼乔熏。

乔熏不陪他秀恩爱。

她陪着老太太说了会儿话，就起身了：“我去做莲藕粉糕。”

她离开，老太太笑容垮了，身子往后一靠。

“陆泽，那个白筱筱怎么回事儿？平时照顾些就算了，还放什么烟花，小心你媳妇儿吃醋跟你闹。”

“小熏家里你也上点儿心，别跟没事人一样。”

“再这样冷淡，人可会跑。”

陆泽应付几句，没有解释烟花的事情，或许是秦秘书的手笔吧！

聊了好半天，乔熏做好点心过来。

陆泽看过去，即使做过家事乔熏身上衣服仍是平整光滑，整个人看着端庄美丽，简直就是贵妇典范。

他一时有些索然无味。

陆老太太却很喜欢，她尝了口点心说了重点：“陆泽你再过两年就30了，你那一圈儿的发小都抱两个了，你们什么时候给我抱个重孙子？”

乔熏没有出声。

陆泽看她一眼，捏起一个莲藕粉糕轻轻把玩：“小熏年纪还小，还是再玩两年吧！”

老太太心如明镜，只是不好挑明。

他们在陆宅吃的饭，回去时，已经很晚了。

陆泽扣上安全带，侧身看了乔熏一眼，乔熏小脸别在一旁看着车窗外头。

幽光里，她的侧颜白皙柔美。

陆泽看了半晌，轻踩油门。

黑色宾利平稳行驶，两旁灯火不停倒退，他明显是想跟她聊点什么，所以车开得不快。

约莫五分钟后，陆泽淡声开口：“明天我安排人将你爸爸接到陆氏医院，会有最好的专家团队给他治疗。还有……以后你想用钱就跟我说。”

他的语气挺温和，算是让步了。
他不爱乔熏，也在意当年她算计自己的事儿，但是他并不打算换掉妻子……这对于他的生活还有陆氏集团的股票，都会造成困扰。
习惯吧！
再说她相貌和身材都是顶尖的，至少在性方面，陆泽觉得挺和谐。
想到这个，
前面路口红灯时，陆泽睨了乔熏一眼。
他扶着方向盘，继续道：“以后秦秘书也不会再到家里来，你那些珠宝就自己收着，我会跟她交代。”
乔熏安静地听着。
车内冷气很强，她双臂抱着自己，才不至于冻得发抖。
她跟陆泽当了三年夫妻，多少了解他的性格，说真的他这些让步算是恩宠了……按理她该感激涕零的，但她并没有！
他说了挺多也做出让步，可是他只字未提白筱筱，也就是说如果她接受他的安排，那么未来白筱筱仍会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……不会有任何改变。
乔熏累了，不想困在无爱的婚姻里。
她淡淡拒绝：“不用，我爸现在的医院挺好。”
陆泽听出她的意思，她不接受他的示好坚持要离婚。他不禁也来了气：“乔熏，别忘了我们结婚的时候签了协议的，离婚的话你一毛钱也拿不到。”
“我知道！”她回答得很快。
陆泽耐心用尽，不再跟她说什么。
20分钟后，车子驶进他们居住的别墅时，他把车子缓缓停下对门卫说：“把大门关好，一只苍蝇也别放出去。”
门卫狐疑才想问，
陆泽已经把车开走，片刻，停在别墅前面的停车坪上。
车停下，乔熏解开安全带正想下车，“咔”的一声，车内锁被陆泽锁上了。
乔熏手握着重车门，又缓缓放下了。
车内气氛逼人。
陆泽出差回来又跑了一趟陆宅，其实有些疲倦了，他一手搭在方向盘上一手揉着眉心，语带不耐：“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？”
到现在，他只觉得她在闹。
乔熏心口发凉，她坐得笔直望着车前方，半晌她轻声说：“陆泽，我是认真的！我不想跟你过了。”
陆泽蓦地侧头看她。
他长得好看，五官轮廓立体分明，乔熏曾经相当迷恋这张脸，可是现在她没有感觉了，一点儿也没有了……
陆泽黑眸盯着她，一手解开安全带：“下车！”
一道细微声音，他将车锁开了。
乔熏立刻下车，朝着别墅玄关走去……幽光里她的背挺得笔直，就跟她离婚的决心一样坚定。
陆泽抽了根香烟，才下车跟着上楼。
他们闹得不欢而散，
当晚，乔熏睡在客房，陆泽心里也有气懒得哄她……他换了睡衣就躺下了，只是睡觉时他摸了摸身边的空位，多少有些不习惯。
从前，他再冷淡，乔熏都喜欢从背后抱着他睡……
清晨，日光照进卧室。
陆泽觉得刺眼，伸手挡了挡，人也跟着醒来。
楼下，传来细微声音。
他听出那是佣人在布置餐厅，平时这些事情都是乔熏跟佣人一起做的，他的早餐也是她单独为他准备。
陆泽心情稍好些，下床，走进衣帽间换衣服。
下一秒，他目光顿住——
乔熏的行李箱不见了。
陆泽拉开衣柜，果然，她带走了常穿的几件衣服。
他静静看了几秒后关上她的衣柜，如往常一般挑了套商务装换上，简单洗漱后一边戴表一边下楼，看见佣人随口问：“太太呢？”
佣人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太太一早提着行李箱走了，连司机都没叫。”
“她出去了！”
陆泽没理会，他坐到餐桌前用餐，是他习惯的黑咖啡加全麦吐司。
目光却被报纸新闻吸引，
铺天盖地，全是他和白筱筱的绯闻，标题一个比一个怂动吸人眼球，陆泽看了半晌，轻声问一旁的佣人：“太太走之前，看报纸了吗？”
佣人老实回：“太太没用早餐就走了！”
陆泽抬头看她一眼，随即拾起一旁手机打给了秦秘书：“报纸上那些，你处理一下！”
那边说了几句，正要挂电话。
陆泽修长手指抠进领带结，轻轻拉松了点儿，语气很淡：“另外给我查一下乔熏把婚戒卖到哪了，下午四点前，我要拿到。”
对面的秦秘书怔了下。

半晌，她轻声说：“不可能吧！陆太太那么爱您，怎么可能把婚戒卖了？”

陆泽的回答是挂断电话。

手机扔到餐桌上，看着那些新闻，他一点胃口也没有。

乔熏回到娘家，沈清正煲完汤，准备送到医院。

看见乔熏，沈清不淡定了。

她指着行李箱，语气不太好：“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，男人偶尔偷吃也正常，那个白筱筱长得那么寒酸，腿又是瘸了的……我打听过了还是离过婚的，这样一个人根本不会影响你的地位。”

“我在陆泽那里，有什么地位！”

乔熏自嘲一笑，将鸽子汤用保温桶装好：“一会儿，我去医院看看爸爸。”

沈清瞪着她。

半晌，沈清拿抹布擦了擦手，气道：“你爸爸知道你要离婚，大概会被气死！乔熏……咱们退一步讲，就算你真跟他过不下去了，那你离婚就能过得下去吗？乔家现在这样子，你拿什么来支撑？”

乔熏慢慢地拧着保温桶。

拧好后，她低头轻道：“总有办法的！婚戒卖的钱足够支撑爸爸半年的医药费了，哥哥的律师费……我打算卖了这幢房子，另外我也会出去工作养家。”

说完，乔熏目光湿润。

这幢房子是她母亲留下的，之前再艰难，都没有动过。

沈清呆住。

她没再劝了，但心里总是不赞同。

乔熏安顿好，两人去了医院。

经过治疗乔大勋的病情已经大致稳定，只是情绪有些低落，总归是惦记着长子乔时宴的未来前途。

乔熏暂时没提离婚的事儿。

下午，主治医生过来查房。

贺季棠，医学博士，年纪轻轻就是脑外科的权威，人也长得好，185的身高，气质和风霁月的。

检查完，他看了乔熏一眼：“出去谈。”

乔熏一愣。

随即，她放下手里东西，柔声对乔父道：“爸，我出去一下。”

片刻，他们走到一处安静的过道。

看出她的紧张，贺季棠给她一记安抚性的微笑。

随后，他低头翻看病案：“昨晚我跟外科室的几个主任商讨了下，一致建议乔先生后面接受定制的康复治疗，否则很难恢复到从前的状态……只是费用贵了点儿，每月15万的样子。”

15万，对于现在的乔熏，是天文数字。

但是她没有犹豫，开口：“我们接受治疗。”

贺季棠合上病案，静静看她。

其实，他们从前就认识，但乔熏忘了。

乔熏很小的时候，他住在她家隔壁，他记得每到夏日傍晚，乔熏卧室外面的露台就亮起小星星，乔熏总巴巴地坐着想妈妈。

她问他：季棠哥哥，妈妈会回来吗？

贺季棠不知道，他也没有办法回答，一如他现在注视她，就想起三年前归国看见她结婚的消息，他以为她嫁给了爱情，但她过得并不好。

陆泽冷淡她，苛待她。

贺季棠正想开口，对面响起一道清冷声音：“乔熏。”

是陆泽。

陆泽身上一套商务打扮，深灰衬衣、黑色西装……看样子是从公司过来的，他朝着这边走来，小牛皮鞋踩在过道里声音清脆。

稍后，陆泽来到他们跟前。

他伸出手，声音慵懒中带了一丝轻慢。

“贺师兄，好久不见！”

贺季棠看着面前的手，很淡地笑，伸手与之一握：“陆总，稀客！”

陆泽一握即放，侧头看着乔熏：“去看看爸？”

两个男人暗流涌动，

乔熏没看出来，她不好在贺医生面前跟陆泽黑脸，于是点头：“贺医生，我先过去了。”

贺季棠微微地笑了下。

乔熏跟陆泽一起走向病房，谁也没有说话。

自打想离婚，她不再像从前那样，小心翼翼讨好他取悦他。

临近病房门口，陆泽蓦地捉住乔熏的细腕，把她困在自己与墙壁之间，他的目光复杂。

刚刚，贺季棠注视乔熏的样子，是男人看女人的目光。

陆泽轻摸乔熏的脸蛋，白皙细腻，招人喜欢。

他嗓音微哑：“跟他说什么了？”

乔熏想挣开，但是陆泽稍稍用力，她又被压了回去。

两人身子紧贴，坚硬触着柔软……

乔熏觉得不堪：“陆泽，这是医院！”
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

陆泽不为所动，他紧抵着她的身子，英挺面孔也紧紧地抵在她耳侧，声音更是带了一丝危险：“知道他是谁吗？”

乔熏猜出他隐晦想法。

他是陆氏集团总裁，有身份有地位，他不允许妻子跟别的男人太过亲近。

乔熏苦涩一笑。

她说：“陆泽，我没有你那份龌龊心思，我也没有那份心情……你放心，在我们离婚之前，我不会跟别人有染。”

说完，她推开他，转身进了病房。

陆泽跟着推门而入。

他一进去，就皱了眉头，竟然不是单人间。

沈清给他搬了椅子，轻声细语：“快坐！我让乔熏给你削个水果……哎，乔熏你别愣着呀！等会儿你就跟陆泽回去，你爸爸这里有我照顾呢！”

陆泽坐下，陪着乔大勋说话。

他平时对乔熏冷淡，但在乔大勋面前表现得无懈可击，他又在商界打滚数年，只要他有心讨好，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。

乔大勋向来喜欢他。

只是陆泽提出换医院时，乔大勋还是拒绝了，笑呵呵的：“就不折腾了！这里挺好，那位贺医生也很负责。”

陆泽拿捏着分寸，并不勉强：“爸住着习惯就好！”

这时，乔熏削了个苹果递给他。

陆泽却接过来放在了一旁，反手握住她的细腕，他起身对乔大勋夫妻说：“那我先带乔熏回去，爸您保重身体。”

乔大勋点头，看着他们出去。

沈清收拾东西，蓦地，乔大勋开口：“他们最近在闹，是不是？”

沈清手一颤——

她连忙掩饰：“没有的事儿！乔熏跟陆泽好着呢！”

乔大勋轻叹一声：“你还骗我！小熏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从前她看着陆泽的时候是有光的，现在没有光了。”

沈清怔了半晌，轻道：“你劝劝她！”

乔大勋慢慢靠向床头，半晌，他低低开口：“不劝了！她不提只当我不知道！……时宴已经没有自由了，我不想小熏也没有自由。”

沈清欲言又止。

陆泽带着乔熏下楼。

傍晚的夕阳，将黑色宾利染上一片炽红，名贵耀眼。

乔熏被推上车，她想下车，手腕被人按住。

陆泽面色淡然，从车外绝对看不出他用了那么大的力道，乔熏丝毫不能动弹，可见男女力量的泾渭分明。

等她放弃挣扎，陆泽才松开手。

他在车里静静吸烟。

乔熏气息微乱，看着他的侧颜，幽暗光线给他侧颜打上一片阴影，使得五官更为立体英挺，再有身份加持，轻易能让女人心动。

乔熏恍惚想起，

当初，正是这张脸让她鬼迷心窍，喜欢了那么多年。

陆泽侧身看向乔熏。

他极少为了乔熏的事情烦心，他并不是很在意她，但是他并不想换太太，有身份地位的男人都不会轻易换太太。半晌，他将香烟熄了，从衣袋里摸出一个丝绒盒子。

打开，里面是枚钻戒。

乔熏喉咙一紧，这是……那晚她卖掉的婚戒。

陆泽把它买了回来？

陆泽一直盯着她的脸，不放过她任何细微表情变化，像是要将她那点儿皮肉看清楚一般。

良久，他淡淡开口：“手伸出来，把戒指戴上！然后跟我回家，之前的事情我当作没有发生过，你还是陆太太。”

他难得宽容恩赐，乔熏却拒绝了。

她微蜷起细白手指。

陆泽耐心有限：“你究竟想怎么样？”

乔熏低喃：“离婚！我想跟你离婚。”

陆泽工作忙碌、乔熏跟他闹不肯回家，清早他想找对袖扣都找不着，心里很不痛快，正要发作却见到了前面停车场一辆白色宝马前，贺季棠跟一个护士在说话。

陆泽就更不痛快了，舌头顶顶口腔。

这时他手机响了，是秦秘书打来的。陆泽接起，语气不是很好：“什么事？”

秦秘书尽责告诉他：“刚刚白小姐下床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有可能伤到腿部神经了，她现在心情很不好，陆总您要不要去H市看看她？如果您去的话，她一定会很开心。”

陆泽握着手机，没立即说话，明显有些顾忌一旁的乔熏。

他手机音量不小，乔熏听见了。

她挺淡地笑了一下，打开车门下车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

一阵晚风吹过，乔熏全身冰凉。

她想，幸好方才陆泽拿出婚戒时，她没有动心没有回心转意，没有再想去过那种让人窒息的婚姻生活。

她想，幸好。

她的身影渐行渐远，陆泽盯着看，一边跟那边的秦秘书说话：“给她找最好的医生！”

秦秘书挺意外的：“您不去H市看看吗？”

陆泽已经挂了电话。

挂了秦秘书的电话，他再打乔熏的，发现打不通了。

微信，也无法送达。

乔熏把他电话跟微信都拉黑了……

陆泽气地把手机扔到一旁，良久，他拿起那枚钻戒静静打量，现在他相信，乔熏是铁了心地想离开他了。

只是，他不点头，她还得当这个陆太太。

三天后，陆氏集团大楼，顶层总裁室。

陆泽站在落地窗前，拿着手机跟陆老太太通话，老太太又想乔熏啦，叫他把人带回去看看。

陆泽哄着应付。

这时，门口传来敲门声【陆总，您有一份专递。】

陆泽俊眉一挑，大概猜出是什么东西。

片刻，秦秘书进来，将一份快件放在办公桌上，轻道：“太太寄来的。”

陆泽站在落地窗边看了几秒，这才缓缓踱过来。修长手指拾起那份文件拆开，果真如他所想，是一份离婚协议。

他大致扫过，乔熏挺有骨气，什么都没要。

净身出户！

他脸色越来越沉，半晌，低声问：“她最近在忙什么？”

秦秘书连忙说：“好像在卖宅子！看的人挺多，但是真正出手的还没有！另外太太找工作了，她大学时拿过国内奖项，有家不错的机构似乎有意想签她，工资待遇都是不错的。”

陆泽坐到真皮办公椅上。

半晌，他举高那份离婚协议，静静看着。

他的声音冷漠到了极点：“找个人去接触那座宅子，把价格压到最低买下！”

他又嗤笑一声：“至于工作，她吃不了苦！”

秦秘书一怔。

她以为陆总会将乔家赶尽杀绝，没想到……并没有。

他不是最恨乔熏吗？

她只迟疑了几秒，陆泽语带斥责：“还不出去！”

秦秘书退出去。

办公室外面，她握紧手指，犹豫片刻拿手机拨了个电话出去……